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周鍾介生　參閱

戚儀部奏疏

疏

戚元佐

議處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臣聞國家極重之勢、慮不可反、天下般憂之伏、計當預圖、方今宗藩日盛、祿糧不及、人皆憂之、言官亦嘗

屢切陳之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議宗藩條例事有畫一之法胄濫不得容其奸冗蠹頓裁時稱一快然天潢繁衍而椒聊瓜瓞者不可限也國課有額而歲徵難派人者不足供也近因科臣建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職掌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人攄所見得具疏請今已及期止有南京禮部一疏稍攄條格略陳其槩而其他亦未有言及之者蓋以宗藩事體動關 祖訓是以議即窒礙法多掣肘然欲不拂 祖訓而聊且通融則亦補偏救弊

之法而非拔本塞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不如釜
底抽薪今日之事若非大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祿
糧必不可支有司必不能給宗藩必不能謀生國家
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今之
議者每曰 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 祖訓之
言。 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宗藩。而各得所當。先統
觀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 祖宗微意之
所在。然後可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蓋 高皇帝
雄略開創。首啓宗封。衆建諸子。周錯要地。如非平天

險。文皇居之。北平東盡諸侯而西瀕大河。如大寧遼左上谷雲中。則遼寧谷代四王爲之藩塞。鴈門南控河上而西扃嘉峪。如太原關中延慶環靈酒泉張掖。則秦晉慶肅四王爲之屏蔽。如內郡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崇權握勢。維城維翰。棊布星羅。此固一時也。迨于靖難以後。世襲隆平。齊谷繼譴。漢趙旋孽。或懲或貸。日積猜嫌。釁臬益煩。兵權盡釋。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寮無內補之階。情親而勢愈疏。養弊而防滋客。庇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典。荒湎譎

暴。歲無虛曠。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圜土之收。辟有勤盡之慘。況乎邸用繁增。經制無略。饋餉莫辭。居大為虞。仁人悽惻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在于今。則人多祿寡。支用不敷。假貸揭債。朔食望米。以致貧身無策。日不聊生。乃有共遂而居。分餅而饍。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字。語及中冓。則言之醜而不可詳。殍爲道殣。則狀甚悲而不忍見。强梁者彎弓走馬。白晝搶奪于郊衢。柔輭者執捶擁蓋。潛身賤人于輿皂。此又一時也。夫　高皇艸昧之初。列

建宗子。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列聖以迄于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人之有今日。但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于世遠親降。因時損益。亦待後善繼述之主變而通之耳夫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盡多也。而當時祿入已損于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造入玉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

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位視國初不啻千倍天下王府之祿反多于歲供京師之米即使盡發　上供之輸猶不足王祿之半爲今之計欲裁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入刻削已盡而且至于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于無可加矣夫各宗迫于飢寒而嗷嗷相鬨有司若于無措而遑遑在慮况乎名封婚禮請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叅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爲難處十年之後截長補

短每人而生二子又不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死天亡然死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一封則添一人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議者有曰國課不給稍倣漢家分王之意使各宗人自爲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冒濫自絕亦可少蘇有司之力爲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郡王其祿千石倘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兼支尚有本色米三十石也又一

相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而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微夫婦臧獲少者不下數人朝饔夕飧婚姻炊爨其何以贍彼庶民之家亦有產薄而世傳不乏者以其各有營業而日生不窮也今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爲生臣固知其不能矣臣謂當今國事之極大者莫如宗室天下之大可憂者亦莫如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路固不可開之以生路而不善通夫 祖法亦不可盡不覩諸 祖宗朝乎彼國親王之祿五

萬復有段絹茶塩等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又不能給。而代蕭遼慶寧國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令出自已。而前後之言。已不信矣。至永樂祿米日殊。秦晉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　文皇去國初未遠。而　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矣。況親王出城。歲時訓練。蒐兵講武。　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則寢之。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　祖訓也。而累葉

以來皆無之。則　高皇祖訓　列聖已不遵而奉行
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而調瑟乎。卽使
高皇而覩今日之困如此。文皇而遇今日之難爲
又如此。將援照制祿之初而盡給之乎。抑通變其術
而別爲之謀乎。況封建同姓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
國家宗室之
患惟在待宗之太薄防之太密
坐食縣官爵職世授則古之所無臣故以爲欲善其
法。必須大破常格。不拘　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
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其便。一切出城越關之例
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各宗有謀身之策。而

國家紓空乏之憂。我　皇上親親之誼。亦庶可以著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敢以聞于上者。良以　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萬一有不逞之徒。啓釁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鼂錯始禍之誅耳。又聞　高皇帝時。平遙訓導葉伯巨應詔陳言。首請裁抑諸王。而　上輒大怒被逮死獄。其後不數年而親王之祿。亦遂大減。是　高皇誅其身而用其言。伯巨之身雖戮。而有功於國則大矣。臣於此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非不知其事之可危。但今日

之事國事也人臣之義苟利於國死生以之臣職堂所關禍福利害皆所不計即使用臣之言而誅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害及一身爲甚小而利在國家爲甚大也昔扁鵲過齊桓侯容之及見其有疾喻以不治將深乃三見而不見信以致于不可救今宗室之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再益數年而深入骨髓則扁鵲且將驚而走矣臣故僭擬數款開例如左條議

上聞伏乞勅下本部通行各親郡王大集將軍中尉從長計議當令各宗子女見有幾何各處賦稅見有

幾何自今以後人數向增幾何天下民力足能供億
幾何各省錢粮尚可加派與否各宗坐食可爲久計
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沿之制彼此參酌孰便孰碍
何利何害當必有一定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爲利
便即具奏前來聽本部議覆施行至於臣之意見所
不及與彼之易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國
者一劑量之耳臣不勝切望之至

一限封爵查得嘉靖年間豊林王台瀚奏稱宗室之
中其弊難究不必較其妾媵有無止定其子女多少

議親王限以五子之外其餘多生者止給冠帶榮身並無爵祿令其自行營業或商或農所行從便郡王以三子為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已經本部酌議具覆 先帝未賜決允遂寢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多寡不必限也惟限其生子之數則於人情似為少拂宜乎 先帝之未允也然而生不必限封則可限

恭 帝孫王孫親疎有等恩數禮秩隆殺有差今國朝歷世已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遞減矣故除初封親王且姑照例襲俟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累朝

支泒之分列各藩者。當立爲定制以限之。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焉。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鎭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鎭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請各士農工商。聽其自便。有志讀書者。與民間俊秀子弟。一體（亦不必限向輔絳邑）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皇親事例。正任外官。其（何人哉）他力田通工等業。從便生理可也。或曰親王之子。例

爲郡王、郡王之子、例爲鎮國將軍、各將軍中尉之子、例得職祿、今各宗之子封者固得其所、而不封者竟與齊民等、不幸而生稍居後、則一體所分、貴賤貧富迥然懸絕、已爲不情、況讀書必賴燈火之資、經商必藉貿遷之本、力穡須得平畂之授、工藝不能無俯仰之累、彼將何以爲生邪、臣以爲宗女宗壻。尚有增資多者給銀百兩。今後合無將親王之子。不得封者至十六歲賜之冠帶、仍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不得封者。至二十歲、亦賜之冠帶、仍給銀四百兩。將軍中

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賜衣巾。若止務生業。不必概賜、各子仍俱給銀二百兩。以上各子。遞減處給。則或仕或不仕。咸有所賴。似無失所之嘆、但於查勘一節、極當慎詳、庶無冒濫、以玆妄費之弊。如是而各宗之子。猶或有不能自立。而遊蕩廢棄者。則譬諸家有不肖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或曰擅出城郭國有明禁、今既任其生業、則必不能出郭、恐爲不可臣嘗稽之　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以禁之不使出郭者、爲近日放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生

業，謹守王度。一有不撿，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也。或
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受職，與変易慣事、一
切貸之，則貪婪兇縱，凌弱暴寡，益多事矣，臣愚以爲
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即宗室有罪而有司刑罰
及今宜斷然行之
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
亂者。恃有司之法繩之耳。今宗室一有小過，不以有
司治之，而動必奏請，苟以錙銖斤兩，彼必忿爭，而遽
欲聞之　朝廷，則往來勞費，廢時妨業，彼小民者，豈
願爲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錙銖不治，千金可

攫斤兩不戒則朘產可侵故曰有司之法不行大亂之道也夫常人之愛子弟者必望師傅用夏楚以成之今之有司皆士大夫國朝之外傅也今之宗黨皆皇家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就罪辟孰若教戒而造就成才以歸於正之為愈哉且聞今之貧宗傭工隸卒無所不為匿名跳役甘心捶撻是賜諱其名而陰忍其辱也若顯拔搢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媲矣臣嘗熟思而酌議

如此

一議繼嗣，並得郡王之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人知其守。惟親王之嗣，得以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為親王之得封，謂其為　帝胄所分。　天子之次子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故崇之以禮貌，不使與兄弟同輩，大相懸絕耳。今子孫相繼，世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統緒已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為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哉。國家功臣遇有乏嗣，則許族人襲

爵此謂先世嘗有勳勞于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剗絕繼其世緒是所以勸有功也至於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論傳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已過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職何緣驟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爲自今以來有絕嗣者止推倫序相應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不得冒請復繼王爵

一別疏族若得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卽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與

國終始將萬世矣攷之古昔典禮莫備於周然周家五世外燕會慶問皆弗之及非薄之也親親之殺天秩本然耳禮固有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族竭矣今至奉國中尉親非 皇家祖免以下親乎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朝開國 四祖肇基德億熈仁皆爲藏主則於 祖且然矣而況卑屬乎臣於前欵議將中尉止封一子然奉國中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無窮親疎無等揆諸古者六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今無令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下

不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爲資本
傳至五世而止。其餘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亦
可遠及矣。

一議主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鄉君、各隨父之差等
請封、初不限其數之多寡、及至選配儀賓、各有執事
誥命祿米、從人等項、今男封既有限制、合無將親王
之女止封其三、郡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
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
職事誥命、列之官階、足爲榮寵、合將衣祿免給、亦無

不可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為贍用出自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八十兩出自中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壻聽其自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外官宗女宗壻除已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宗女壻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帶壻貲一體聽其自便

一議冒費查得冒妾子女擅婚子女並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糧革去尤為便利但前項各宗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

讀書。及無產營運。或驕惰遊蕩。不能生理者。一旦革其戶糧。恐不聊生。似亦聖世之棄人矣。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豫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戶糧、則宗人不致告病。而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

一議擅婚、查得宗室請封選婚、必有本部題覆行選、各宗選有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查明具覆、方有勘合行令入府成婚、若未經奏請而徑自配偶、或雖經奏請未授封號、而先以成婚、皆為擅婚、擅婚之子、例不

得封歲給米五十石仍本折中半兼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鼠多皆不顯言其弊或假揑奉到勘合或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請淑恭宜安人等號此等名色雖各有不同皆屬擅婚例無授封之理然彼既不肯自首其弊而奏抄到部必不能違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斷其法之不得不然也夫各宗格於例而無由申其願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瘞殆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爲今之計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爲擅婚之子照例給

與本等戶糧。士農工商。仍聽其便。自今以後生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戶糧。聽令從宜生理可也。伏候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壁尚木　吳培昌坦公
楊　爕子常　參閱

楊司農奏疏

疏　　楊俊民

邊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查核九邊兵餉）

楊公神廟十九年爲司農則此出數是二十年役歲例也查係二十一年

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督倉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褚鈇題稱臣以愚劣

謨簡任使業已踰年見去歲太倉收過各項銀四百七十二萬三千兩有奇放過各項銀三百九十九萬九千七百兩有奇而邊餉十居其八且多額外之需臣不勝私憂過計謹即太倉考所載先年邊餉及去年所發數目一一較量爲 皇上陳之夫邊防非今日始也今之北虜即昔之北虜也今之倭奴即昔之倭奴也在西北設有沿邊衛所以防虜患在東南設有沿海衛所以防倭患自 祖宗時而已然矣然有額衛則有額兵有額兵則有額餉縱承平日久額兵

不無消耗而額餉固自在也當事者誠加意清勾補足額兵給以額餉自足禦患縱地方武備單弱然就近調集亦足以捍外衛內又安可輕易增兵而難太倉以額外供哉臣考嘉靖以前九邊年例銀止一百萬有奇而隆慶初年遂至二百八十餘萬矣今查去年所發數至三百四十三萬比隆慶間又增六十餘萬矣如薊鎮舊止六萬七千有零今至三十八萬九千餘兩密雲舊止一萬五千有零今至三十九萬四千餘兩永平舊止二萬九千有零今至二十四萬六

千餘兩。宣府舊止五萬一千。近至三十三萬三千餘兩。大同舊止五萬。近至四十二萬四十餘兩。山西舊止一十一萬。近至二十一萬三千餘兩。延綏舊止十萬。近至三十六萬七千餘兩。其他數未相遠。姑置不論。然隆慶以前。北虜屢犯。客兵不時調遣。其費猶可言也。萬曆以後北虜款貢客兵未嘗調遣其費則可省也然使九邊各守舊額不再增兵增餉。臣亦可以無言。今查永平一鎮。又增海防兵三千。歲增餉五萬四千矣天津一處。又增海防兵三千。力士五百。歲增

餉六萬矣。而又調遣浙直南兵。歲費月餉行糧二十餘萬矣。夫國家財賦。止有此數。連年水旱災傷。又不能盡完。自臣受事以來。再三議處。催科可謂不遺餘力。而一歲所入。僅供一歲之出。今春夏不及五月。而買辦年例等項。共出銀一百七十餘萬兩。不足。又借京糧庫料草銀湊數。幸有此可以挪借。設無。何以應之哉。夫國家有事。欲攘外安內。何可無兵。欲士飽馬騰。何可無餉。果無兵無餉。亦不得不增。今查永平一鎮。見在官軍三萬三千九百一十一員名。比原額已

增一萬一千六百四員名矣近年京運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比原額幾十倍矣萬曆三年又增銀八萬四千有餘尚可謂無兵無餉乎又查天津三衛原有官兵九千二百九十九員名為備倭而設後因各兵坐糜糧餉遂擇精兵壯五千七百有奇令兩遊擊統領赴薊鎮修守今一聞倭警遽添兵添餉不知國初設衛之本意平日訓練之謂何先該保定巡撫劉東星題議河間河大瀋陽天津春秋五營班軍俱留天津防海免今赴邊修築此最計之得者縱一時有

事。然該鎮所轄。尚有兵馬十營。除留老弱護守城池。選其精銳。每營可得一千五百餘名。十營可得萬五千人。若有警。不數日可以調集。誠如是。則倭奴固不足患矣。況長蘆有割沒鹽銀。歲留一二萬。即可濟用。是二鎮非無兵也。特一調度耳。非無餉也。特一轉移耳。然臣猶有說焉。蓋兵不可輕募。已募則不能遽散。餉不可輕加。已加則不能復減。然有糜費影射可省可減。而各軍無詞者。夫軍有月糧。不可減矣。而中有逃故。月糧不可住支乎。馬有料草。不可減矣。而內有

倒支料草。不可扣除乎。將領既多朦朧。該道又不查點。惟廵按閱操始偹覔應點事已則虗目如故。兵有定額。官有常祿。而廪給紙劄心紅油燭與贊畫書記之類。則無定制。將領利其折乾而多開。該道重其體面而容隱。雖督撫明知。亦多姑息。此弊所從來遠矣。其財安得而不耗乎。誠一着實清查。每年可省銀七十餘萬。試舉一二例之。如宣府原額京運三十三萬三千二百有零。去年止發餉銀一十四萬八千。此舊額省銀一十八萬五千二百餘兩。此固因北虜款貢。

故年例節省過多。而督撫司道稽查節省。亦與有力焉。又如總理寧武糧儲郎中劉兌。管糧三年。積出附餘。還官冒濫屯鹽逋欠之類。通二十餘萬。前歲寧夏之變。當事者。欲加餉以安軍心。獨本官與呂巡撫堅意不從。因與當事者相左。故告病而去。夫方今天下多事。財賦稱詘矣。使九邊督撫管糧皆若此。則一年豈止數十萬之積。即二鎮而天下可知已。然天下豈無賢者。惟鼓舞無術。則人多因循。合無通行各邊。以後督撫管糧。如有潔己奉公。實心任事。積貯有餘。年

例多減者、或賜勅旌異、或破格優敘、則轉移化導之機、一風示間、而所得居多矣、每年終各邊管糧郎中仍將兵馬錢糧開立管收除在、備造簡明揭帖送臣查考、然各鎮豈盡無所出哉、今查每年遼東有本色屯糧三十七萬九千二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一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薊鎮有本色屯糧漕糧九萬三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五萬六千五百餘兩、密雲有本色屯糧料并漕糧一十六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等銀一十四萬四千九百餘兩、永平

有本色屯粮民運粮料六萬一千五百餘石折色粮
銀五萬一千四百餘兩昌平有本色漕粮三萬九千
二百餘石折色屯粮民運等銀一十三萬九千三百
餘兩易州鎮有本色屯粮二萬三千餘石折色民運
等銀三十萬六千九百餘兩宣府有本色屯粮一十
八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馬草塩鈔等銀七十
八萬七千二百餘兩大同有本色屯粮民運粮料七
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屯粮秋青民運等銀四十八
萬九千五百餘兩山西有本色屯粮民運米豆五萬

一百餘石，折色屯粮民運鹽課等銀四十九萬三百餘兩，寧夏有本色屯粮民運米豆一十六萬六千餘兩，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一十九萬一千六百餘兩，延綏有本色屯粮民運粮料一十五萬六千三百餘石，折色鹽引等銀二十九萬四千八百餘兩，固原有本色屯粮民運粮料二十六萬七千七百餘石，折色地租鹽引等銀三十萬一千六百餘兩，甘肅有本色粮料二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三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天津有本色屯粮料并漕粮

八萬二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屯田等銀七千二百餘兩是各邊未嘗無所處也顧屯糧未能盡完民運（祖宗朝各邊所需糧料倚民運及屯田一旦有急則開中鹽引未嘗借京運也今民運不淸屯糧多耗鹽課不足以供之乃請發京帑有年例銀之稱其後多至數百萬矣）率多拖欠故不得不仰藉京運耳然軍民皆食土之毛而邊餉乃用不可缺誠責成各該司道督率軍衛有司則屯糧民運未有不完者屯糧民運既完則各邊用自饒裕而京運漸不可省乎臣考國初鹽引中納本色故各商墾田邊塞屯田鹽法二者相爲表裏最爲足國安邊要務今鹽政雖不可復而屯政則宜修舉臣嘗作縣詰天津矣見天津沿海一帶皆可耕

之地，惟長蘆葦。一望無際，若能修舉屯政，實爲國家永利。又嘗巡茶至西寧矣。見漢將趙充國一時屯田湟中。民到於今受賜。今邊道師師濟濟，豈盡出充國下哉。誠一修舉，而邊方永賴之矣。姑舉二處，而天下又可推矣。臣目擊九邊糜費，太倉勢不能支，故將各鎭兵馬錢粮新舊數目，逐一開陳，附以愚見，伏乞勑下戸兵二部覆議上請，越時平寧，共圖節縮，務使三年之間，有一年之積，將來庶可支持等因，奉聖旨抄出到部，送司案查萬曆十八年，該部尚書石星

議因太倉匱乏、通行各邊督撫衙門、酌議節省、陸續
奏報、大槩所省不多、旋即增添、較前時尤甚、原與太
倉考內數不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各邊鎮向
來增兵因而增餉、不無過濫、委當裁省、督臣褚鈇題
議前因、大率爲太倉積貯空虛、共圖節縮至意、但查
各項錢粮應減應留、事在閫外、本部遠難遥斷、相應
酌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各邊督撫官及劄管粮衙
門、轉行各該守巡兵備、從長查議、河間河大潛陽天
津五營班軍、應否照撫臣劉東星所議、俱留天津防

海免令赴邊修築，其應用糧餉，自有本等行月二糧
相應照常支給，所議長蘆割沒鹽銀，係解京濟邊正
供，擅難別議，至如逃故官軍，倒死馬匹，月糧料草，向
據管糧衙門，按月呈報作正支銷，近來有無冒破，將
領家丁，隨營馬匹，親軍薪水，廩給紙劄，心紅油燭，與
贊畫書記等項，逐一着實清查，不許虛冒折乾，通融
裒益，每年可省若干，以後督撫并管糧官，有能實心
任事，存積有餘，藉以減年例者，本部奏請旌異，或破
格優擢，每年終，各邊管糧郎中，仍將用過兵馬錢糧，

備造簡明揭帖、一送本部、一送太倉總督查考、其遼東薊鎮密雲永平昌平易州宣府大同山西寧夏延綏甘肅天津等鎮屯粮民運原係濟邊正額、如有拖欠、責成各該司道、督率軍衛有司官、照數完追、至於天津沿海一帶、及沿邊荒屯田地、履畝踏勘、委有若干、無拘軍民、聽其開墾成熟、三年以後、方與起科、每年終、將墾過數目造冊報部、期臻實效、并將後開應停應減軍馬錢粮、查照款目、酌議停妥、回奏前來、以便另行覆請、

計開

遼東鎮主兵官軍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四員名，馬贏四萬一千八百三十匹頭，京運主兵年例銀一十六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兩五錢二分八釐二毫五絲。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客兵年例銀八萬二百八十八兩四錢，防修邊工行粮銀一萬八千兩。前件，臣查得該鎮主客年例，舊額二十六萬六千二百有奇。萬曆六年新添家丁賞賜，并墩軍夜不收月粮布花等銀，四萬五千七十八兩八錢四分。今查萬曆二十

一年、發過年例并征倭銀七十三萬八千四百餘兩。比舊多費銀四十二萬七千一百餘兩、然在征倭銀四十二萬、事寧可止、新添銀四萬五千有餘、久則難繼、況該鎮未見增兵、而驟添月粮料草、似涉虛費、相應從長計議、將六年新增、酌量裁減、前件、臣等看得遼東鎮主客兵馬年例錢粮、嘉隆以來、漸次增加、每歲除閏、其該額銀六十萬七千七百一十八兩有奇、遇閏加銀二萬六千兩、原與太倉考所載數目不同、除征倭銀兩事寧停止外、其新增家丁賞賜、并墩軍

夜不收月粮布花等银四萬五千有奇原係先督撫陸續新添議入年例解發今督臣議欲裁減相應仍行督撫衙門從長計處奏報至日另行覆請伏乞
聖裁
薊州鎮主兵官軍三萬一千六百五十八員名馬六千三百九十九匹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八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兩一錢五分九釐撫夷銀一萬五千兩賞軍銀一萬三千八百兩前件臣查得該鎮主客京運并撫夷賞軍共該銀四十一萬八千二百九十

餘兩已屬太多。萬曆三年、閱視侍郎汪道昆、議題邊
餉比舊又增銀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兩、似涉虛費
相應改正、今查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四十二
萬四千八十餘兩、比原額多發銀五千七百九十餘
兩、查係額外、相應停止、前件臣等看得薊鎮主客兵
馬年例餉銀、除二十一年多發銀數係山東民兵工
食銀、及該鎮民屯等項、俱比原數缺額應該抵補外、
所據先經閱臣汪道昆、新增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
兩、似涉虛糜、議要改正、合行督撫官會查妥當、具奏

定奪伏乞　聖裁、
密雲鎮主兵官軍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九員名馬贏
一萬三千一百二十五匹頭客兵官軍一萬八千九
百三十三員名馬贏七千六百四十三匹頭京運主
客兵年例銀三十九萬四千三十七兩一錢九分五
釐一毫前件原等查得該鎮原額主客兵銀數已太
多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邊餉又增銀一十三
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兩有零似涉虛費萬曆五年又
增銀五千有奇更屬無謂今查二十一年發過年例

銀三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餘兩是原額銀兩尚用未盡萬曆三年五年新增銀數通應裁減前件臣等看得密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除萬曆五年增銀五千有奇係與營中後三衛官軍俸粮布花料豆原在京通倉庫支領因路遠不便題議改發不議外所據先經閱臣汪道昆新增銀一十三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兩零似涉虗費議要裁減合行督撫官從長會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永平鎮官軍三萬三千九百一十一員名馬騾一萬

三千五百六匹頭京運年例銀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七分。前件、臣查得該鎮官軍不分主客年例。數亦贏餘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邊餉又增銀八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兩、今查二十一年止發年例銀二十一萬四千六百餘兩是原額年例尚用未盡則萬曆三年新增銀數、相應裁減又查薊遼總督顧養謙揭帖內稱永平先因倭警添陸兵三千、每名月餉以一兩五錢歲計當費餉銀五萬四千乃額外之費、與李巡撫會議漸銷歲省餉以數萬計、此大臣謀國

之忠也相應通行各邊以後地方一時有事只宜簡練額設兵馬不許輕易增兵前件臣等看得永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除近因倭警加增銀數委係額外聽督臣酌量漸銷省餉并以後地方有事止應簡練額設兵馬不許輕易增兵外所據先經閱臣汪道昆新增銀八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兩費出浮糜議要裁減合行督撫官從長查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昌平鎮主兵官軍一萬九千三十九員名馬騾五千六百三十五匹頭客兵官軍九千八百三十六員名

馬騾三千一百二十二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一十七萬三千七百九十二兩八錢八分二釐六毫四絲，前件，臣查得該鎮主客銀兩，通融支給，未見不足，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邊餉，又增銀五萬三千五十餘兩，原屬虛費，今査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一十三萬二百七十餘兩，是原額銀兩，尚用未盡，則萬曆三年新增，相應裁減，前件，臣等看得昌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係先經閣臣汪道昆題議酌定，相沿至今所據增銀五萬三千五十餘兩，原非舊額，議要裁減

合行督撫官會查妥當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易州鎮主兵官軍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員名馬騾四千七百九十一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五萬九千兩前件臣查得該鎮京運舊止五萬九千兩今萬曆二十一年發過銀一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餘兩比原額多銀一十萬八千九百有奇蓋因倭警召募兵勇預備料草閱視簡練總兵遊擊等官各帶標營奇兵往來天津廩給行糧月費數千餘兩撫臣劉東星題謂軍苦於接應馬疲于

奔走倭來至而民已先病、兵未强而費已不貲、誠爲確論、自非題議撤回、費又不知幾何、合無通行撫鎮諸臣、今後偵探必確、毋得先事調遣、糜費廩糧、去年多發銀數、今應停止、前件、臣等看得易鎮主兵餉銀、先年俱係民運、止發客兵銀五萬九千兩、萬曆八年、該本部題議將主兵民運銀改解太倉轉發、二十一年、多發銀兩、皆改解轉發之數、似非額外、難以停止、合行督撫及餉司殫心查覈、務從節縮、其防倭兵馬偵探要確、勿得輕易調遣、以滋糜費、事在督撫相應

通行查議具奏伏乞　聖裁

宣府鎮主兵官軍七萬八千九百二十四員名馬騾駝驢三萬二千九百四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四錢四分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一十四萬八千比舊省銀一十八萬五千二百二十餘兩臣推其故多因北虜款貢客兵不行調遣故年例錢糧遂至節省過半該鎮督撫司道稽察節縮亦與有力焉以後年例京運似應酌量減發仍乞通行

以此知款貢之益

各邊以後能如宣鎮節省不次優擢則各邊督撫罔不加意樽節而邊餉不患其不足矣前件臣等看得宣府鎮主客兵馬年例除改撥大同鎮銀三萬四千兩毎年額發銀二十九萬六千兩又昌鎮改撥銀三千三百二十五兩八分長蘆山東二運司轉發銀四萬八千兩共該銀三十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分今查二十一年分自太倉發過上半年年例銀一十四萬八千兩其下半年年例除扣抵該鎮贓罰還官俸粮等項銀四萬七千九百九十七兩四錢八分

六盩外、尚該銀一十五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五錢九分四盩此因太倉空乏、所積不敷支費、隨查臨德二倉收有糧折銀兩、於二十一年十月內、具題照數動發、差官解運支用、原非該鎮節省所致、合仍行督撫會同管糧衙門、細查的確、酌議停妥具奏前來、以憑覆請、伏乞聖裁

大同鎮主兵官軍八萬五千三百一十一員名、馬騾驢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四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四十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兩

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三十九萬六千五百九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八千四十餘兩、但該鎮與虜切鄰、年例似應照舊、前件、臣等看得大同鎮、毎年額發主客兵馬年例銀四十五萬六百三十八兩、原與太倉考所載數目不同、今查二十一年發過太倉銀三十九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兩外、扣還原借臨清倉銀五萬兩、共四十四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兩、止查扣贓罰事例等項銀四千四十三兩、所省不多、今督臣條議該鎮與虜切鄰、年例似難裁省、但值内帑單

嚴令行督撫會同管粮衙門加意撙省從長酌議停當具奏前來以憑覆請伏乞聖裁

山西鎮主兵官軍五萬一千七百四十六員名馬騾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二十一萬三千三百兩前作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一十八萬五千一百八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八千二百一十餘兩又查得郎中劉兌三年積出附餘還官冒濫屯塩逋欠之類通計二十餘萬已經戶部題請紀錄合無通行各

邊以後管糧郎中如有實心任事積餘過多不特紀錄仍破格優處一風示閫而所得多矣然偏頭等關係極衝邊鎮前項年例似應照舊前件臣等看得山西鎮主客兵馬年例除改撥大同鎮銀七千兩每年額發銀二十萬六千三百兩又補河東鹽課銀一萬六千兩共該銀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兩每年查扣贓罰事例還官俸糧等項多寡不一今查二十一年發過太倉銀一十八萬一千一百八十八兩八錢零及查偏頭等處委係極衝年例似應照舊所據條議各

選要照郎中劉克節省糺錄超擢合應依擬行督撫
衙門并行各鎮管粮等官加意撙節以濟時艱仍聽
督撫官會議至日以憑覆請伏乞　聖裁
延綏鎮主兵官軍三萬六千二百三十員名馬騾二
萬六千五百六十七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額京
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六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兩三
錢一分前件查得該鎮萬曆七年閱視官軍比原額
減二萬七千六百員名萬曆八年尚書張學顔題准
年例增銀四萬夫餉所以給軍也今軍減粮增於理

過乎又查萬曆二十一年發銀三十一萬二百一十
餘兩比舊省銀五萬七千五十餘兩未稱不足則前
件年例似應止照原額萬曆八年新增似應裁減前
件臣等看得延鎮年例錢粮自萬曆十一年以後歲
有定額向無增減近因西陲多事議召奇兵三千名
因兵未足數兩年內召兵月餉尸七兵三出辦尚未
入額及查二十一年發過銀數比舊省銀五萬七千
五十餘兩因內有就彼收解贓罰等銀扣抵足額今
督臣議要將新增四萬裁減合行該鎮督撫衙門從

長會議應否酌量減省其奏定奪伏乞　聖裁

寧夏鎮主兵官軍二萬五千二百九十一員名家丁二千四百八十二名馬騾驢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九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額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四萬五千兩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二萬六千七百餘兩比額省銀一萬八千三百餘兩但該鎮年例數原不多又當哱賊殘破之後尤宜體恤前項年例相應照舊前件臣等看得寧鎮年例錢糧自萬曆七年以來因款貢裒客益主定有常額勿作

亦有改解扣抵銀數多寡不一以故二十一年發自太倉者止於二萬六千七百餘兩今該鎮哱逆殘破正宜增兵餉以固元氣督臣議將前件年例相應照舊與臣等所見相同合行該鎮將撫亟行料理兵餉務使兵强餉足兩無虛冒酌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
裁

固原鎮官軍五萬九千八百一十三員名馬騾二萬九千五百二十七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六萬一百三十二兩八錢一分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

過年例銀三萬五千八百二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四千三百餘兩但該鎮年例數原不多似應照舊前件臣等看得固鎮年例錢糧歲有定額毋年俱就彼改解地租牧租商稅課程等銀扣抵外不足者請補內帑姑二十一年年例除扣足額數外尚剩銀二萬九千三百餘兩已於二十二年年例內開銷訖其二十一年發過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因河洮召添軍馬額外加增固鎮自此比前已增三萬五千八百餘兩今督臣亦謂該鎮年例似應照舊合行該鎮督撫

於前項新舊餉內，共圖節省，以充邊費。中間如有可省可減者，從長會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甘肅鎮官軍四萬六千九百一員名，馬騾二萬一千六百八十四匹頭，京運年例銀五萬一千四百九十七兩八錢一分。前件，查得該鎮年例舊止五萬一千四百餘兩，二十二年，發過銀一十五萬四百三十餘兩，比舊多發銀九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然該鎮遠在天末，南番北虜，他鎮不同，節年北虜搶番，每每假道該鎮，前項年例，似應酌量減存。前件，臣等看得甘鎮

錢糧定有歲額，向無增減。至萬曆十三年以後，該鎮節議增添軍馬，三次加增餉銀，共計新舊主客銀一十五萬四百三十餘兩，以二十一年發數，比舊額故多發銀九萬八千九百餘兩。今督臣條議，該鎮遠在天末，南番北虜出沒之地，前項年例，相應酌量減存。合行該鎮督撫將前項新增舊額餉銀一一從長會議，要見何項冗食當減，冗費當省，務求積弊盡釐，餉無虛冒，仍將應減應存數目，會奏定奪。伏乞 聖裁

天津三衛原額官士旗軍九千三百九十員名，巡捕

大馬一百五十匹本色屯粮料并漕粮八萬二千一百五石六斗六升二合八抄四撮一圭五粟折色民運并屯粮等銀七千二百九十七兩九錢五分六釐三毫八絲四忽七微三沙三塵九埃前件查得天津三衛原有兵九千三百九十員名爲海防而設亦有額派粮料後因各軍坐糜粮料內簡五千七百赴薊鎮修守萬曆二十年因倭警新募海防兵三千名月餉人一兩力士五百名月餉人一兩五錢去歲不及一年費太倉銀五萬九千九百五十餘兩皆額外之

費也。然已募不可遽散，相應將新軍撥補三衛逃亡，給以額餉，力士更番休歇，遇警接藉調取，是亦銷兵省餉之策也。三衛改赴薊鎮官軍，仍應撤回。前件，臣等看得天津三衛原有額兵額餉，後因半糜糧餉，以故改赴薊鎮修守。邇因倭警，天津地方復行召募官兵力士，歲費餉銀數多。今議將前項新募兵士撥補天津三衛逃亡名數，給以額餉，力士更番休歇，遇警調取，將三衛先年改赴薊鎮官軍五千七百名仍行撤回本衛防守，誠得安兵裕國之策。但今倭報未寧

力士應否更番薊鎮官軍撤回天津果否便益仍聽

該鎮督撫衙門從長酌議停妥另行奏請定奪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茂苑文　秉文孫參閱

徐司馬督撫平羌奏議

疏　　徐元太

請蠲疲民糧賦疏　蠲賦

題爲兵役繁興民生疲瘵懇乞　聖恩量蠲糧稅以蘇重困以消隱憂事臣惟保釐之政莫先於愛養民

生愛養之宜，尤在乎諮詢民瘼，苟于小民疾瘼見之而猶若弗知，知之矣猶恐視而不為拯救，是秦越瘠肥者也，豈所云愛養斯民以稱保釐之責者乎。且川地萬山重凹，三面濱夷，田多雜石而利微。俗毋好娛而背悍，以故饒餘之家甚鮮。煬之尚恒苦于饑寒。負固之勢易成，擾之寧不虞其蠢動。臣自去冬入蜀，蓋孜孜數月以來矣，日夕之所拮据，非督木之務，則微兵之役。夫天下之最稱勞費者，無過於輸木用兵，時討松潘番叛故也一舉之猶慮為小民之病，而今二事適當其會。下縣

不堪之狀殆彰彰明著無疑也故臣於任事之閒尤時時徧問廣諏殫耳目以察民隱知閭閻之狼狽已不可復加矣若匿不以聞又不求所以蘇之之策萬一釀成他變將撫綏之謂何此臣之所以兢惕靡寧也謹以民瘼二端據實爲 皇上陳之木枋之採辦也既屢奉 綸音不許加派擾民矣而頃於報運疏中復奉 聖旨該省用兵之際採木艱難商民疲困候數足原派三分之二撫按官具奏量與寬恤臣方與此中父老鼓舞懽忻感戴 聖仁之不暇而又何

敢更以困民瀆也顧合抱鉅材非產於川之內地悉在土司退壤甚苦峻崖深淵之難通故計程則常有一二千里之遙計夫則必以一二千名之衆彼入山而尋覓之難斫伐而堅美之難出水而衝擊保全之難姑勿論矣即搜運一事如弔厢越嶺之險與守候往還之需寧保其有不賠者乎烟霧瘴癘之侵與猛獸惡蟲之毒寧保其有不中者乎或强去而羸歸或二往而一返矧土夷時出搶財夫役多遭紲勒隨身所有盡被括掠稍不當心雖生命且不能倖免迹其

艱辛之狀比之炎傷尤甚臣安得不言其實耶西番之猖獗也既題奉

綸音許以相機剿矣而頃准兵部咨稱傳奉

聖諭前日四川撫按官奏稱松潘等處番賊為患即今有無寧息一應剿撫事宜着彼處巡撫總兵官相機處置務保萬全毋得生事貪功及匿情養亂臣方與此中寮佐同心僇力振揚

聖武之不遑而又何敢遽以困民瀆也顧松潘孤鎮原設在川之極西寒涼倍蓰平原甚苦黍粟稻粱之不産故甲卒遠調於東南之土漢官司米粮糴買於西

北之附邊州縣彼道途有師行之擾驛遞有傳報之擾工匠有罷造器械之擾姑勿論矣即轉輸一事如營房竹木軍所棲也豈一人之可備乎薪蒸鹽軍所食也豈一日之可缺乎以物價則甚輕以腳價則甚重矧春和乃可進攻征夏即虞水泛農忙之候二麥未穫耕作已妨又何收穫之可望究其饑饉由來亦比災傷最甚臣又安得不言其實耶夫輸木以供大工之用民誠困乃分義之所當為也而何更加之以師旅用兵以禦寇賊之災民誠困亦時勢之不容

已也而何即重之以採辦以是二役併於一時百姓之心雖欲乞哀於臣而臣實不能寬之百姓臣之心亦欲加惠於百姓而百姓實不能得之臣此臣與百姓之所交誘於無可奈何者也臣亦知木事未竣則曷敢言蠲兵事未息則曷當言蠲惟乘此効力之時而稍寬恤之不特可解倒懸之急以紓其愁顏抑將可溥馳蕩之恩以作其勇志矧請之不預則派額頑而數難減反屬後時矣議查得川省田糧實徵九十七萬七千五百三十一石七斗五升一合零每年夏

稅秋粮、除起運部料、及貴州倉折銀外、俱聽本省供運松茂安綿建昌叙瀘各軍餉、及存留儒學等倉支用之需伏乞　勑下户部查議、如果臣言可采、速爲覆請、准將四川萬曆十四年分夏稅秋粮、量免十分之三、其料銀貴粮、或蒙一例蠲徵、惟復聽臣行司查動各邊米脚價積餘銀內、照額解足庶德澤溥而民有甦生之慶、人心安而患無卒發之虞矣、

初報河東大捷疏　　討平松番

案照松番據險逞兇、軍民横被虔劉之慘、致廑　皇

上諭旨申諭、而本兵因以議覆、責成令巡撫總兵及前金川平後推由大司農任掌科以蜀省前勦未知當年功之虛實然汪亦頗其強有幹力者亦能、皆也司道等官、相機撫剿、臣已督行兵巡各道、多方招撫而負固如初、始一面差官分諭土兵、復一面牌行各道、令通事譯諭、為惡諸番、果能擒斬真正渠魁以贖罪、及傾心送質投降者、俱許待以不死、仍照格給賞、無非冀其悔悟改圖、而使我無廢法、則犬羊之性、亦不妨馭若犬羊也、乃番蠻並直罔遵、益為糾聚數千餘衆、倚山找架七稍砲、於正月中旬、連攻蒲江關將關內官營房屋盡數擊殘、衛毀、困守則糧糗不繼坐

幾可憤交鋒則多寡相懸率援更絕少延時日亦幾陷關城矣賴參將朱文達熟慮退無完計而進可出奇身自當先忽爾開關迎敵用百子銃一時齊發番不及避而傷損頗多累卵之危自茲稍解又准總兵官李應祥移文稱節年殺死守堡官并軍兵商民蔡四元等共四百八十餘命者係東路滿黨溝丟骨殺古人荒西北龍溪蜆蚣上官茹兒阿孝惡關王苔卄燕戈臘熱溪別柘思苔地等寨番蠻殺死軍兵許九等八百二十餘命者係大小栗殺北定玉桂阿牛王

龍交舍安貫烟葱列柯歪地西荳牛尾鹿卜石柱等寨番蠻其坎上漢人羊思定鷄公上牟泥下牟泥野和尚亞寨阿思洞上泥巴呷竹呷二等一十二寨係番有生熟善惡亦當分別往來聽使熟番素不為惡等因在卷臣備詳往歲之惡踪兼酌目前之罪狀知釀成邊患皆出委靡姑息之由若非大創申威而漫云招撫以苟圖塞責是弱形久見矣猶復以弱濟之火益熱而水益深實臣之所不敢出也雖創撫有難偏廢在今日則宜撫後而創先且番勢之張固云恃險亦窺我軍兵所從事而

彼得聲屯相抗故其銳難摧耳誠令三里隨地列營
使彼莫知進剿之途而各自爲守則守多而力分此
彼番之最要者也隨行鎮臣議定令原任總兵郭成
觀其節分有紀可
以下共將來內功夫
領訓練敘馬等兵七千直抵黃沙壩劄營占據諸番
吭喉以奪賊氣遊擊周于德領播州宣慰楊應龍土
兵七千劄營於羅鍋嶺等處以搗其前遊擊鄧之垣
領酉陽宣撫冉維屏土兵五千劄營於地名蕎壩腦
以攻其後參將朱文達則領平茶土官楊光祖楊正
崇并天全土兵共四千五百有奇於地名茨溝劄營

搗其要害而擊之。俱聽總鎮監軍道居中提調。令原委敍州府通判陳忠隨營贊畫。臣又移行鎮道。如將領等官營伍爾齊。須先與約。凡加征寨分。必擇大憝首惡。曾經殺害官軍。及斷道攻城。罪惡貫盈而難赦者。其脅從陰逆。雖稱扳服靡常。而能知向化畏威。即聽投降效順。至於平素原非惡寨。則預給以旗使之玉石有分。此不惟仁義並行。而我師有紀。且令衆生莫救。而彼勢自孤也。然河東河西兩酋。亦未可一時竝剿。以分兵力。就二者而酌之。則河西猶有一淵爲

屏而河東與各關堡相連其為害也尤便其欲除也
當先丑東寨一平則河西喪膽乘勝以行剿撫易如
反手矣續准李應祥手本捷報前來俱解紀功道參
議謝詔審驗呈巡按御史陳瑁覆核具奏及稱黃沙
壩係諸番出沒之要衝先年總兵何卿亦欲建堡於
此而知為番部所必爭恐難就緒故竟成缺典此今
日之當急圖者乃郭成率衆壘營已隱若石城之壯
規模濶大可無煩式廓之再增惟因其址而修治之
自是金湯足恃又稱見今河東惡寨番蠻漏刃者皆

逃避深箐、河西一帶惡番、正圖進攻、適副使王鳳竹往過營堡河西、上節番蠻巳有數十爲羣、蔔河伏地、而哀告乞降者、至於下節思答等寨惡番、仍披甲放砲、挑撥我兵與戰、等因各報到臣、爲照松潘夷種、即古氐羌。番別熟生。姓分大小。以尋戈爲撕打、以戰死爲善終。其習獷梟。大掠成都、曾有二十萬人之號、詳稽蜀志、備存四十八寨之名、其族繁矣　國朝自洪武十一年、御史大夫丁玉、平羌之後、迄宣德中、始作梗、而圍困松城數月、比時特遣大都督二員、統調陝

西四川貴州三省軍兵十餘萬一舉而克之嗣後每臨番警則比例請兵率以爲常誠灼知其勢甚而難於撲滅也嘉靖年間白草煽亂有易視之者輒提土卒五千以禦而竟至全軍敗沒無一得生此其明鑒巳以故先年守土之臣往往諱言征勦而藉名曰撫以文其遷延之非布帛茶鹽賞賚歲益奉如驕子漸不可爲一發之餘遂累歲不能奏績因以貽憂 君父宵旰靡寧或廷訪大臣或咨詢廷議臺垣獻策者咸謂松潘地接陝邊制禦番蠻功罪宜同乎北虜載

在故籍可攷而知也夫北虜為邊陲大患孰不知之而西番以一省疥癬之瘍奚至比於備虜正為入松之路鳥道淩空峽逼蜂腰可回萬騎於千崖之阻鬬垂觸齒如引百斤於一縷之微若使梟儁窺暮而狂鳴何殊鬼蜮射沙而必中障塞孤懸之勢此實無雙者志被　先朝都御史宋滄繕獻地圖言制番之畧而云人皆知劍閣連雲之險自松疊視之猶為坦途人皆知瞿塘灩澦之險自松疊視之猶為安流此其崇山絕澗之難踰亦可想見矣列星羅佈寨猿狖成

羣翀覘跳梁，又能使山淵益增其深峻，故平居無事，彼番之敢于䖍覘堡軍，而肆此脂膏，啗此血肉，稍不如意，復從而燹之者，豈獨强哉，亦恃此險固，知我之無奈彼何也。我軍之過於畏覘番蠻，而剝肌以充灑髓以潤，苟得全軀，即忻然忍痛者，豈本弱哉，亦怵此險固，知彼之非我可圖也，刦於積威，日靡一日，此方望之而股栗，渠益啞之而心雄，是以小則礧石裴塘，放隔河之冷箭，大則攻鬬掠堡，逞支解之窮兇，誠足爲門庭之寇，恐非止蜂蠆之憂也。

再報河西大捷疏

討平松番

照得番在河東者。雖破名寨二十處而逃生山箐尚多况大小栗穀。尤最有名未可以其難攻而縱惡。若必欲完茲西討。益屬耽延矣。且河西思苔歪地乾溝西華王苔甘燕耳洲西坡列柯樹底雙橋九姓等寨惡番。自恃河為重險。師難卒渡。仍敢搖旗躍馬以自雄。又嘗特出奇兵。使霆迅而不遑揜耳。彼大小栗穀

得以形制敵之術深畧得上文伐用師之意

見我兵之西事隄備必疎若乘其稍懈之機突爾回戈東向則勢若從天而下破之又何難哉隨即移行

鎮道。作速畢事。有真心降伏而來招者。即照節行撫
諭招安以行撫。已撫之酋更不許諸人棱櫟。致於恩
信有傷。續據鎮道移報。胡子川羊先結阿讓臘梅老
虎六寨番蠻畏威真心投降。各准給白旗安插。又據
松茂二道禀稱牛尾寨番素稱獷惡。於去年十月因
見官兵找獲。偽獻甲馬乞饒。乃實暗助列柯等寨抗
敵官兵。罪難容赦等情。臣照該寨番情反覆備露奸
形。亦行鎮道發兵相機剿殄。務申 國法。以懾夷心。
去後。續准總兵官李應祥手本。斬獲功蹟節次移報

到臣爲照番蠻之恃險積兇固神人所共憤而欲申天討以靖疆圉實有二難焉其始也折衝之難何也賊皆勢有所屬討賊而先摧其本榦則枝葉自隨雖難猶未難也獨番情無主而逆則各爲我之介毒凡鴟張者惡可縱而不誅乎故勦之有遺則甲懲而乙尚蹲夷如故欲無遺焉又多伏於峻崖之內而功未可期倘因一發以傷百發之能則拙矣此折衝之難難于勦而有全功也其終也結局之難何也賊皆勢不可留討賊而悉拔其根株則孽餘靡託雖難猶未

難也獨番類甚繁而順則猶為我之重屏即鷙擊者惡可援而盡戮乎故剿之不痛則始畏而終將倨肆若初欲必痛焉又或逃于深箐之中而計弗敢出若因一夫以老萬夫之守則疎矣此結局之難難於剿而能速定也臣每深惟 聖諭必兼剿撫以責成而毋亂貪功實並行中飭夘兵雖未交於萬里策則已定於 九重矣

白草羌夷歸順疏

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陳瑫議照白草諸番

地當東南兩路之樞、形列首尾常山之勢、變成犄角、瘍匪皮膚蕃緣生齒漸繁、蹢躅思逞兕於羸豕、兼以處心多狡、攀援欲藏巧於詐狙、故彼冠松州。此自潛為內應、此驚石縣。彼皆願效前驅。蕃相依則齒懼脣亡。共類則狐悲、兔死、宜其有倡而必和、有約而必趨。固羌蠻之所恃以跳梁。亦關堡之知其無可奈何、而輒從隱忍者也。昨茲猖獗顯然之患、誠在松番矣、隱然之憂。非屬於白草乎。況歲內託言犛蠻猋聚、犬羊意在乘機、潛相煽虐、儻白草不先撫定。則我欲戰而

制羌虜之道惟在離之而已然我兵威不振則不可得而離

渠且爲爪牙。以增番衆之强。我欲追而渠且爲淵藪。以脫番人於險。因而責之。則謀彌合。并而圖之。則敵更多。雖益之以數萬之兵。持之以朞月之久。恐征之猶未必能勝。勝之猶未必能全也。用是申以告戒之詞。束以牢籠之術。始欲折其悍。而聲爲從彼進兵之詭說。使之懔然危。繼欲消其疑。而示以兵不彼出之眞情。使之歡然感。矧遥覩貔貅之雲集。膽已俱寒。更聞葦荻之風。麕竄應盡喪。非特弗陰助而已。且折斷橋梁。以明拒絕之蹤。非特弗匿逃而已。且送還彼虜

以示忠誠之念。往之已降者，增納莪粮於嶼外。今之願附者，乞供常賦於邊關。陳甲馬而歸誠，望旌麾而叩血，雖好厭鴞音於食甚，敢云惡質之盡銷，乃馴其驁性於爲鳩，洵應陽春而能變，即頃者六師奏捷，易若燎毛，東征而掃蕩黃沙，西討而澄清黑水。孰非白草諸番之效順，先爲剪其羽而孤其援哉。故以四八寨之羣兇，稽百餘年之往牒，昔嘗以兵戈禦之而不足，今竟以口吻招之而有餘，伐謀成不戰之功，柔遠信非常之業，實由　皇上聖德弘敷於天外，因爲風

偃天驕咸明普照於日中遂致貢通日入允紹虞階之舞格何言漢塞之來朝也、

議處善後事宜疏　平番善後

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陳琯看得各寨番蠻自春夏蕩平之後凡經剿僅存者既讋維揚之武咸栗股而改圖有納降全活者尤懷不殺之恩悉輸稞以明感爭助新城之木石節還舊虜之人民目前景象若玆似可無煩過慮者顧犬羊之性恒苦無常蜂蠆之驚毋生不意誠戒覆轍於已往其隄防之補葺

宜數、若乘未雨於方今、則戶牖之綢繆遑緩、因將司
道所呈後計、逐一審籌、可革可因、務求允當、除事體
得以權宜通變者、一面查照徑行、所有增置勸懲調
更團練四事、俱關係於邊疆匪大、相應開列款條、以
請　上裁

計開

一添置守備以專彈壓、照得松潘南路黃沙壩。當諸
番環列之衝、最稱要害、為左右皆羊腸一線、而獨此
寬平約二里餘、故番肆猖狂。必於斯焉糾聚。兼以徃

來松壘隔程悉百里之遙、據險阻途聲、援立絕須念噤喉最急、勢應先奪以制人、故令立功原任總兵郭成、提卒數千、長驅直入、因爲壘營其上、用張衛擊之形。雖全捷實收於諸路星羅、而樹背搤吭、匪黃沙爲甚重哉、使不及茲柔服、城守亟圖、是以二百年未竟之功、已成復棄也、隨越有餘之兵力、稍恢新定之址基、委估興工、不三月而石城與建、諸番所恃、我實居之矣。然須在本處添設守備一員、見於原留修守兵內、挑選三千名、再於該路抽撥主戍軍兵五百名、相

爲協守仍請　欽定守備司名及請　勅責成專一

撥調西寧關起至平定堡止一十五關堡往來巡視

管束漢土夷民一遇有警相機策應各項事宜聽兵

備該道及副總兵節制使地有專責而事無他虞

一定期舉刺以圖實效照得政體莫先於責成人情

恒競乎懲勸若以地之苦辛與彼樂土才之優裕與

彼具官俱混爲一途而不加旌別欲其致理難矣况

松潘設在極邊環以羌𦍑險寨故每年正旦有大賞

仲春有小賞意惟恩結諸夷使之效順歸誠受羈縻

以安障徼耳儻羌酋搖動則松州必危蜀失松州則羣虜直侵內地是城設垣墻之外勢已甚孤而地為脉絡所關機尤非細使兵總官信義不孚於平日隄防又弛於賞罰指顧之間夷心頓變則能撲滅傷損已多以事權重大若茲勞劇自不同乎內地矣矧雪山寒冱五穀不生風氣弗宜如拘桎梏此惟意在苟延歲月徼地方之無事以待遷耳安望申成令而肅紀綱以馴服羌酋為已責哉臣等以為自後振新之急務莫若將兵備副總兵二官慎選而用之既得其

人又定爲三載一行考覈之典如自十五年爲始則於十七年春賞畢後撫按官備查三年之內有無失事而會疏舉刺之。如一年無事兵總二官俱請紀錄二年無事則副總兵請紀錄而兵備官請賞賚三年無事則副總兵請賞賚而兵備官請陞俸一級遷轉仍照常格兵備官又有卓然經濟人與地宜而夷酋懷畏者更請加銜久任若總歷至五年勞績益深許得疏請陞級又歷至七年亦如之儻其悁玩長奸並張僨事即行參治以警將來其各路參遊守備

等官亦併附疏中舉刺使守備賢者即可備此中叅遊之選叅遊賢者即可備此中副總之選而不肖者又不至於倖濫如是行之而邊政有不克修者否也至於各關堡把守掌貼指揮千百户官舊以一歲一更用均勞逸邇年承委者視如傳舍但指滿班甚則闒茸無爲賊同猫鼠又其甚則貪淫罔忌慾恣虎狼沿襲爲常邊患蓋不惟羌毒已也當此更新之會亦宜立法變通如松潘之三路威茂之七路各把守掌貼官應於軍政之年同衛所官一併考選必其謀勇

超羣熟諳邊務者方克前任限以五年更替果有操兆殷軍惠能恤士勞徵守禦䜌部歸心許得於三年查覈疏內併敘以備擢用諸凡生事尅軍激夷啓釁者並聽從實祭拏重處則所以鼓舞人心者益無滲漏矣

一訓練民兵以壯軍威照得儆矢將來貴於有備操珠野宿易可無弓言思患預防道莫先於修備也故食無備粟則不能待饑心無備謀則不能應卒彼事至而後爲取辦者與拾瀋奚殊乎蜀地瀕夷尤多雜

處米鹽生蔬畧貿易開苛徵創之不以時遂至披猖
而難制。如今之生番西猓夷猓南蠻皆由威武不揚
是以釀成大患耳。夫兵不預練而卒然有事其勢不
土官之驕縱由官
容不旋調於土司。豈惟道里濶遼若秦越人以救溺
兵之不足用而有急必調之故也
且赴令而途難不援成功而氣易生驕即藉以助威
猶非得已。顧因而專倚焉爲策不益疎哉查得先年
都御史譚綸曾銳意整修武備選民兵之精壯者
分道責成而居中提調團操邊寨頗皆畏罷漸因日
久頹廢不行。舊籍徒存成規俱失毋言演習。竟成虛

套甚至州縣有司因節年裁役過多而亟撥以私充迎送並非設立民兵之初意也臣思前此未加軍務之先猶舉練兵之政矧邇旣奉 命提督（四川巡撫向來無提督銜）可令武備因循不亟爲先事之圖裁該臣業督布政司將通省民兵查以舊編名數爲主經減者量復經增者量裁務在不逾舊額挑選精强之卒以充練兵所抽開役之需以資衣甲在外住劄各道有衛所者則並以軍兵就聽該道督各操捕官團操省會則並以成都等衛軍兵委一將職專壁團操亦聽分巡川西道爲之

監督額兵期實練統之必有定員而事匪專司終難責以成效臣請　皇上准將四川都司操捕僉書一員改充臣標下遊擊官聽臣督飭專司閱練著實舉行使處處養有精兵而一呼可以百應卒當有警將股若雷霆之出地而莫測沉機雖處無虞亦隱然虎豹之在山而潛消惡念此又固本之勝籌也

申文

申明剿撫機宜　剿撫松番機宜

爲軍務事准總鎮手本回稱機宜無定戍議難拘合

無以見到播州之兵并催郭成統練兵前來及本鎮調發標苗等兵令遊擊周于德等先將五寨三寨攻取然後移兵將東路窑溝大小粟穀西堇忠苔等寨次第布剿并開丟骨沒舌人荒三寨西北龍溪硍硹土官茹兒等寨俱係極惡番寨等因准此案照松潘南路惡寨先准總鎮移文并據松潘兵備道議呈已經准照備行知會其中寨惡之重極應剿應撫者俱聽鎮道號令兵將人等不許偏執去後今總將開出塞分如大小粟穀等寨乃惡之尤者況與該道往常

所報最惡番寨相同除發郭成練兵一枝速請總鎮聽令調度外看得剿術有三兵不樂加也毋招安以解攜其黨而併與誅罪之師是之謂撫剿兵不輕動也恒審察以操縱其權而時出搗虛之策是之謂鵰剿至於芟其根株沒其地土虔劉而蕩平之是之謂盡剿剿即可盡亦爲焚藪而田非所宜矣撫術亦有三懷之恐其褻也乃殲厥渠魁待望風者之悔罪而後許之是之謂剿撫討之未必平也惟壓以士衆秉負固者之畏威而因收之是之謂挾撫至於要之誓

盟餌之則帰委曲而羈縻之是之謂誘撫撫從其誘不免厝薪而寢非所恃矣近年松番圍攻城堡阻斷道途戕殺官軍不勝其慘適本院撫臨之始鎮道案移請乞增兵急如星火本院一面調集土漢各兵數近三萬一面取備錢粮具本題報訖度茲時勢與事理之所宜如盡剿則傷仁誘撫則失策計難出此已無可疑矣恐苟且目前而不圖久遠者或藉口成功之難必以挾撫爲良謀豈惟墮賊術中將至朝投降而夕反叛亦何以洩邊地軍民之忿張 天朝震懾

之威、且以仰復鵰剿處置之成 命乎、况明諭有云、一
應剿撫事宜、着彼處巡撫總兵官相機處置、務保萬
全、毋得生事貪功、及匿情養亂部議有云、撫鎮司道
等官、仰遵近日相機撫剿 聖諭、督率官兵、亟除大
患、諭議裒申如此諄切、昨據該道稟稱番衆、知大兵
果至、牙番族仲等、輒稱糾合二姓投拜、若許以投降、
番必誠信、此言甚左、關係機宜、擬合申明、爲此案仰
監軍道官吏、會同總鎮、照節行事宜、隨便調度分布、
剿必戮其鯨鯢、撫必全之水火、毋得違錯未便、 須